



《赵赵说千字文》连载

胡赵赵简介

《赵赵说字》主讲人，曾任《新周刊》总主笔，现为多家机构文化顾问。2014年，赵赵主持修复出版了“百年语文第一书”《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》；《赵赵说字》即是在该书基础上，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和训诂学，试图带领读者走向汉字源头的一门课程。

从『洪福齐天』到『洪水』

洪



本义：洪水、大

“洪”与水有关。《说文解字》里说：“洪，洚水也。”“洚”和“洪”是同源字，也曾读作“洪”，两个字可以相互解释。所以，“洪”的本义是洪水，在篆文中写为,表示多流并发。我们比喻一样东西很可怕，来势汹汹，就称之为“洪水猛兽”。

《水浒传》开头就讲洪太尉误闯禁地，放出了三十六天罡、七十二地煞，加起来正好是水泊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。这一百零八条好汉对宋朝政权来说就是猛兽。洪太尉这样的人就是洪水。《水浒传》一开头就拉开架势，用这个隐喻告诉读者，要出大事了，天下要乱套了。

洪水一直以来都威胁着人类的生存，我国上古就有大禹治水——那时候就要对付洪水。但大禹也不是最早治水的人，在他之前，还有他的父亲鲧。但传说中，最早治水的叫“共工”，也是水神。

《千字文》中，“宇宙洪荒”的“洪”指的并不是洪水，而是大的意思。意思是大荒，非常“荒”，极其荒，有很强的感情色彩，因此读出来也很有感觉。但是，把洪荒的“洪”理解成洪水也可以，因为地球在最古老、最“荒”的时候，什么都没有，表面只有水，而且那时的水，就已经大得不能再大了。

几乎所有的神话系统里，东方的、西方的，都有关于大洪水的神话。而“治水”总有一种创世纪的意味，也可以说，人类发挥自己万物灵长的权能的最初尝试，就是跟天地颉颃和自然力对抗了。

“洪亮”“声如洪钟”“洪福齐天”

由于洪水是指很大的水，所以“洪”字就逐渐和“大”联系起来了，特别是跟声音联系起来的时候，比如嗓门大，声音清脆，就可以说声音“洪亮”，“声如洪钟”。“洪”的读音也很有气势，“洪”，轰的一声，很有威慑力。

后来“洪”字中大的意思就引申到其他地方了，比如“洪福齐天”。福气跟天一样大，那命一定好得不得了，“齐”就是“和什么同等”的意思。孙悟空自称“齐天大圣”，意思就是老子跟玉皇大帝是一个辈分的，你玉皇大帝也不能小瞧我。

延伸阅读：什么是反切法

“洪”字是很典型的形声字，左边三点水，表意，右边的“共”取声。“共”和“洪”的韵母是一样的，现在的汉语拼音可以很容易表示出来，但古人要讲一个字的字音却没那么方便，直到反切法出现，才算有了个比较直观而简单的表示方法。

所谓“反切”，就是在表示一个字的字音时，通常要援引另外两个字的读音，取前一个字的声母和后一个字的韵母。比如用反切法解释“洪”字的读音时，可以解释为“户工切”，把“户”的韵母拿掉，“工”的声母拿掉，剩下的音拼起来读，就是“洪”的读音。我国古代的字典常用这种办法来注解一个字的读法。明白反切的原理，大家以后查古汉语字典，或者读一些带“注”的古文，就方便多了，起码能读出一个字。

未完待续

《菜农笔记》连载

冯广博简介

冯广博，十堰人，现居广州。马拉松爱好者，天台菜农，从2015年10月起在《信息时报》开设专栏《菜农笔记》，出版成集，是自清袁枚《随园食单》以来此类型独一无二的生

活小品文。

捉虫游戏

之前楼顶搭架凉棚的设想，我们决定实施。

找人规划，需要大、小、长、短铁管柱子若干。

两天的工夫，电焊、搭架，终于将自家楼顶铺设满了。不久这里将爬满南瓜、丝瓜和豇豆。计划再种点葡萄。想象着葡萄爬满架子，我们在下面乘凉、喝茶的场景，觉得爬九楼，真是太不值一提了。

第二天回家，在楼下就见到了管理处贴了告示：要清理楼顶的乱搭乱建。

我们咬咬牙，决定拆架子，这是我们是文明人应有的素质。道哥说：素质！

忙了一天，搬、挪、敲、扫。安装工来拆，用水泥填，不亦乐乎。有点心痛那些铁管，被来来回回折腾了好几天。安装工大概暗自疑惑：这些人没事干嘛折腾。也许暗自嘲笑：弄了些铁管装上拆下，铁管还在，兜里却多了3000元，莫名其妙嘛。

能不清理菜园，我们已经很满足了。

凉棚梦碎，也罢，专心种菜，五小块，起码也有六十平方米呢。

每天晚上我拎水，梅果浇菜，阿布负责上下跑跑跳跳。

那天一朋友来，你怎么不弄个水管直接到楼顶？从阳台装上去，很方便的。半天时间，帮我们安好了。

种的白菜、韭菜、空心菜不仅可以自给自足，而且可以和朋友分享。

收割了几筐，忍不住要呼朋唤友，来品尝纯天然绿色食品。青菜，自己种的；腊肉，是竹溪山里的；鸡蛋，是专门托人求购的走地鸡下的；连吃的花生油，都是自家榨的。

陆续又种了韭菜、辣椒、青瓜。还有些大盆子，用来种了三角梅一株，桔子两棵，月季（又说是玫瑰，我分不清楚）三盆，葱一盆。楼顶渐渐丰富起来，春意盎然的季节，常常可以看到麻雀飞来飞去。

邻居阿叔老两口，都退休了，一年中有两三个月在国外旅行。他们有时逛我们的菜园，啧啧称赞。他们也决定种菜，比起两位老人，我们背点土上楼出点汗真是弱爆了。他们每天慢慢地搬几麻袋，土是结实的干黄土，他们专门买了锤子，每天将土从块锤成泥巴面，就这样搬了、锤了几个月。我们介绍说，有泥炭土哦。阿叔说，反正我们退休了没什么事，锤锤泥巴当锻炼。他们也用砖头砌了二十几平方米的地方。

这其中的乐趣，不种菜，或者说，不喜欢种菜的人是无法体会的。

半年的整饬，他们的小菜园业已成型，且颇为精致。

他们也常常一起出国旅行，菜园子交给儿子打理几天。

我们会互相交流一些种菜的经验，比如，虫子怎么办？

种菜之后才发现，吃了几十年的菜，都是农药喷出来的，不洒农药，在小苗期间就被虫子啃光了。

怎么杀虫？农药是一定不能洒的。

我们只有一个办法，捉。邻居阿叔说，我们也是，捉。

秋冬之际，白菜、油麦菜的叶子还没有巴掌大，肉乎乎的虫子就开始啃叶子了。只需一两天，叶子就只剩下架子了。

必须迅速行动，白天没有时间，捉虫运动就安排在夜晚。

阿布对捉虫子一直保持着特别的好奇心。每次都自告奋勇：妈妈捉虫，我来打手电筒！

我一旁观战，说：阿布，虫子可以吃的，我吃过（用油炸的）虫子。吃一个？

我不吃，你以为我傻啊！阿布态度很坚决：不吃！你吃我也不吃。

这种对话每次捉虫都要重复，乐此不疲，哈哈而过。

有附近高楼的夜灯，以及远处的霓虹映射，楼顶并不暗，但在捉虫时，必须需要手电筒。偶尔会有这样的景象，这边的手电筒忽闪一下，邻楼那边也有手电筒在忽闪，像是在对暗号。不用打招呼，我们知道，夜晚捉虫部队开始突袭歼灭战了。

在有阳光的冬天，到楼顶的菜园，可以晒晒太阳，或者看看书。这个春天，阿布对下象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有太阳的周末，搬把椅子，说，来，爸爸，下棋！我要把你打得屁滚尿流抱头鼠窜以头抢地耳！这些成语，是我教他的，他觉得很好玩，很快记住了并用来对付我。

我说，好，你要是输了，要吃虫子，老子现在就去捉！

未完待续